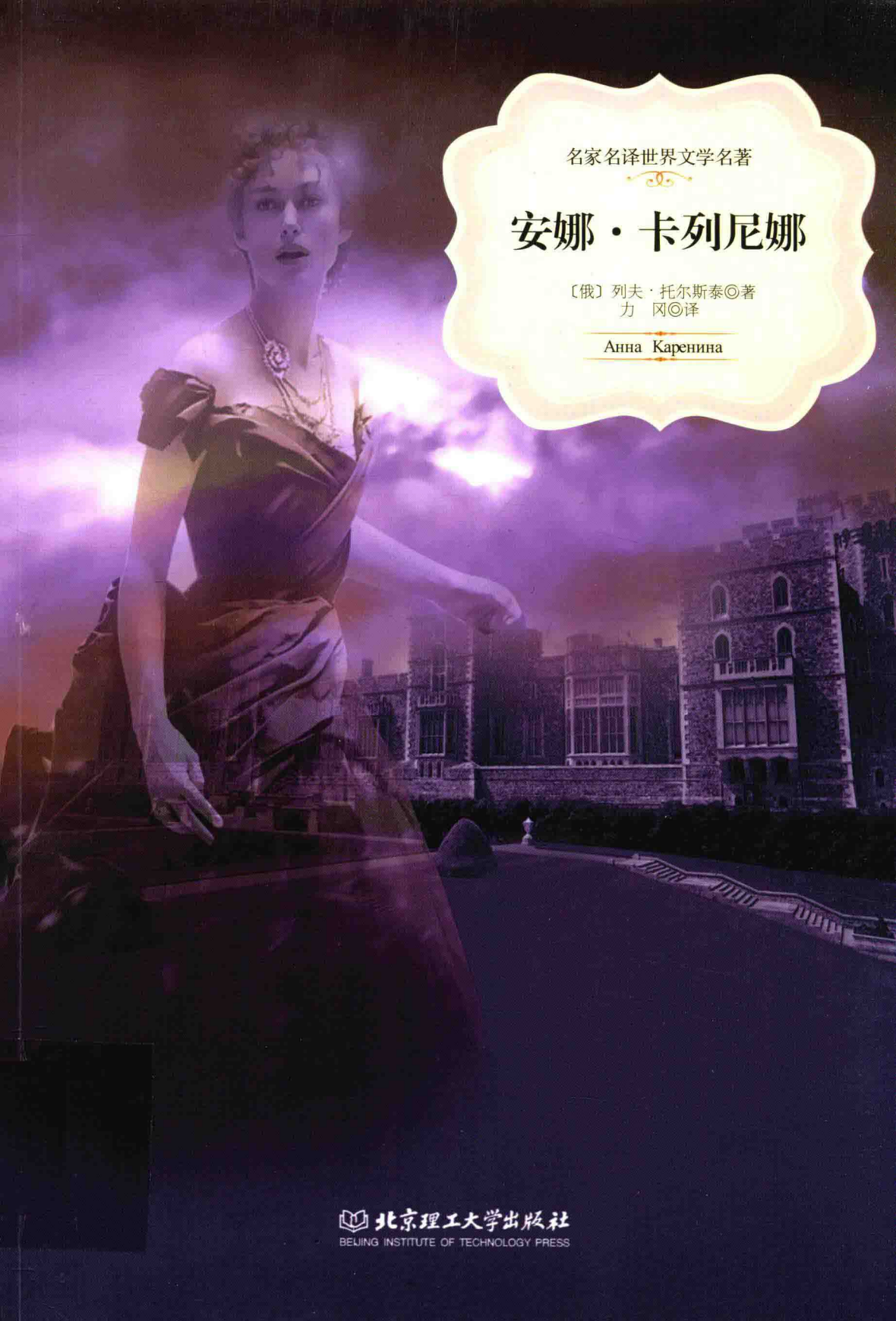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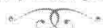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安娜·卡列尼娜
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◎著
力 冈◎译

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

安娜·卡列尼娜

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◎著
力 冈◎译

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娜·卡列尼娜 / (俄罗斯) 托尔斯泰著; 力冈译. — 北京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682-0781-2

I. ①安… II. ①托… ②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42199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/ 14

字 数 / 172千字

版 次 / 2015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5.00元

责任编辑 / 李慧智

文案编辑 / 李慧智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责任印制 / 边心超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

序

列夫·托尔斯泰（1828—1910年），是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。他1828年出生在图拉省一个贵族世家。1844年进入喀山大学学习，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。1851年赴高加索，当了一名志愿兵。托尔斯泰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。60年代他的创作进入高潮，创作了史诗性的长篇巨著《战争与和平》。70年代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80年代以后，托尔斯泰仍不断有杰作问世。1899年完成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，可以说是作家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总结。

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，但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渐渐对俄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，而本能地同情农民。晚年的托尔斯泰始终为自己的思想情绪与农民有距离而深感痛苦，为自己的家庭生活

与农民有巨大差距而十分不安。1910年11月10日托尔斯泰离家出走，途中患肺炎，20日病逝于阿斯塔波沃车站，终年82岁。

1873至1877年托尔斯泰经过12次修改，完成了其第二部里程碑式的巨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。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通过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、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^①，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，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，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。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，安娜的情节线盘桓于放浪声色的贵族上流社会，列文的情节线则延伸在醇厚浑朴的俄国宗法制农村。安娜的情节线牵引出贵族上流社会的芸芸众生，展示了他们腐朽的精神和没落的生活方式；列文的情节线既再现俄国农村的动荡变化，又昭示古风盎然的民族道德风貌。两条情节线相互呼应，再加上巧妙地联结两条主线的奥布朗斯基和陶丽的次要线索，从而共同完成了俄国19世纪70年代的风俗史和精神发展史。

小说主人公安娜年轻漂亮，在少女时就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大官僚卡列宁。一次在莫斯科火车站，她与近卫军军官伏伦斯基邂逅，安娜可爱的脸上表情中那种特别温柔、特别亲切的意味使伏伦斯基为之倾倒。回到彼得堡后，安娜和伏伦斯基在社交场合经常相遇，伏伦斯基的疯狂追求使安娜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。他们不顾社交界人们的非议，公然同居，安娜还有了伏伦斯基的孩子，但在分娩时患了产褥热，几乎死去。病危时安娜向丈夫请求宽恕，卡列宁出于基督徒的感情答应了她的要求。但安娜病愈后还是和伏伦斯基一起逃到了国外。

安娜回到俄国后，又涉足于她所熟悉的社交界，但物是人非，人们已

^① 本书由于是缩译本，对列文一条线索的展开不是很充分。——编者

经不再欢迎她，相反地，用冷言冷语将她拒于千里之外。在遭到不能将心爱的儿子留在自己身边、得不到卡列宁的离婚许可、伏伦斯基常常外出而将她一人孤独地留在家里等一系列打击之后，安娜心灰意冷。在一次与伏伦斯基发生口角之后，安娜陷入绝境，选择了卧轨自杀。

另一主人公列文，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。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，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，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，并把这种“不流血的革命”推广至全世界。这种空想破灭后，他悲观失望，怀疑人生意义，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，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。

此外，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和家庭观是小说总体设计的思想基础之一。小说中贤妻良母式的吉娣和忍辱负重、恪守妇道的陶丽是托尔斯泰理想的妇女形象。

江南大学 王燕 张光生



主要人物表

安娜·卡列尼娜

留里克王室的后裔，卡列宁的妻子，伏伦斯基的情人。美丽、聪慧，渴望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。

列文

大学毕业生，贵族地主，吉娣的丈夫。志在探索解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问题，结果理论探索和实际行动均告失败，最终皈依宗教获得解脱。

卡列宁

彼得堡官僚，省长，后升任沙皇政府某部要员，安娜的丈夫。典型

的“官僚机器”，自私、虚伪、刻板、冷酷，一心追逐名利，丝毫不懂风情。

伏伦斯基

年轻军官，彼得堡贵族，安娜的情夫。英俊、大方、有地位、有财产、有前程。典型的花花公子，曾真心爱过安娜，最终还是冷落抛弃了她，直接导致了她的卧轨自杀。

吉娣

贵族小姐，列文的妻子，陶丽的妹妹。温柔美丽，天真善良，虽稍显平庸和浅薄，但讨人喜欢。贤妻良母型女性，作家心目中完美“家庭女性”的代表。

奥布朗斯基

没落贵族，安娜的哥哥，陶丽的丈夫。生活奢侈荒唐，为谋一个高薪职位，不惜向犹太新贵资本家摇尾乞怜。

陶丽

奥布朗斯基的妻子，安娜的嫂子，吉娣的姐姐。又一个标准的“贤妻良母”，但是只会做妻子和母亲，活得狭隘而可怜。

目录
Contents



一 / 001	六 / 151
二 / 039	七 / 176
三 / 072	八 / 202
四 / 096	作者年表 / 211
五 / 125	



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。

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。妻子发现丈夫和以前的法籍女家庭教师有私情，就向丈夫声明，不能再跟他一起过下去了。

在口角之后第三天，司捷潘·阿尔卡迪奇·奥布朗斯基公爵（社交界都叫他的小名司基瓦）在惯常的时间早晨八点钟醒来，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，在上等山羊皮沙发上。依照他九年来的老习惯，不等起床就朝他在卧室里挂晨衣的地方伸过手去。这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为什么不睡在卧室里，而睡在书房里，于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皱起眉头。

“是啊！她不肯原谅，也不可能原谅。而且最糟糕的是，一切都是我

的过错。”他想道。“唉，唉，唉！”他回想起这次口角中最使他难堪的场面，灰心绝望地叹起气来。

奥布朗斯基是一个以诚对己的人。他不能欺骗自己，不能让自己相信他已经悔恨自己的行为。他这个三十四岁的风流美男子，不再爱一个只比他小一岁，已经是五个活着、两个死去的孩子母亲的妻子。这一点他并不后悔，后悔的只是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把妻子瞒住。

“以后自会有办法的。”奥布朗斯基对自己说过这话，站起身来，穿上晨衣，来到窗前。他拉开窗帘，使劲按了按铃。贴身老仆马特维听到铃声，立即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长衣、靴子和一封电报。

奥布朗斯基拆开电报，把电报看了一遍，他的脸顿时放起光来。

“马特维，我妹妹安娜·阿尔卡迪耶芙娜明天要到了。”

“谢天谢地。”马特维说这话，表示他和东家一样理解这次来访的意义，就是说，奥布朗斯基的好妹妹安娜·阿尔卡迪耶芙娜这一来，会促使他们夫妻和好起来。

“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吗？”马特维问道。

“你去禀报达丽雅·亚历山大罗芙娜，她会吩咐的。”

“是，老爷。”

当马特维回到房里来的时候，奥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，准备穿衣服。

“达丽雅·亚历山大罗芙娜吩咐我传话，说她要走了。说让您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。”马特维说。

奥布朗斯基没有作声，他的脸上出现了有点儿可怜的笑。

“啊？马特维？”他摇着头说。

“没事儿，老爷，会雨过天晴的。”马特维说。

“好吧，给我穿衣服。”他对马特维说着，很果断地脱下晨衣。

奥布朗斯基尽管生活放荡，官衔不高，年纪较轻，却在莫斯科一个机关里担任着体面而薪俸优厚的主官职位。这个职位他是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历克赛·亚历山大罗维奇·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。卡列宁在一个部里担任要职，莫斯科这个机关就隶属于他那个部。不过，即使卡列宁不给他的内兄谋得这个职位，奥布朗斯基也可以通过许许多多其他人士，谋得这个职位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位，可以得到六千卢布的年俸。这笔进项他是非常需要的，因为尽管他的妻子有大宗财产，他的家业却已经败落了。

半个莫斯科和半个彼得堡都是奥布朗斯基的亲戚和朋友。他生来就在新旧显要人物的圈子里。因此，地位、租金、租赁权等等人世间福利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。奥布朗斯基要弄到一个肥缺，也就不需要费多大力气了。需要的只是不亢、不嫉、不争、不怨，而他生性随和，一向就是这样的。

奥布朗斯基担任这个职务已是第三年，不仅得到同僚、下属、上司和一切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喜欢，而且也得到他们的尊敬。

这天奥布朗斯基来到自己的官府里，走进他的小办公室，跟同事们握过手，便坐了下来。他说了几句笑话，说得恰到好处，便收住话头，开始办公。

还不到两点钟，办公厅的大玻璃门忽然开了，一个体格强壮、肩膀宽阔、下巴上留着髭曲胡子的人走了进来。

“原来是你呀！列文，难得难得！”奥布朗斯基打量着来到跟前的列文，带着亲热的笑容说。列文和奥布朗斯基几乎同庚，列文是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和好友。尽管他们性格不同，志趣迥异，他们的友情却是深厚的，

“你怎么不嫌脏，到这种鬼窝儿里来找我啦？”奥布朗斯基说过，握了握

手，“来了很久了吗？”

“我刚到，就想来看看你。”列文一面回答，一面朝周围打量着。

“哦，对了，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”奥布朗斯基说，“这是我的两位同事：菲里浦·伊凡内奇·尼基丁，米哈伊尔·斯坦尼斯拉维奇·格里曼维奇。”然后转身对着列文，“这位是康斯坦丁·德米特里奇·列文，地方自治会议员，自治会的新派人物，畜牧学家，猎手，我的好朋友，谢永盖·伊凡诺维奇·柯兹尼雪夫的弟弟。”

“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·伊凡诺维奇。”格里涅维奇说着，伸过他那指甲老长的瘦长的手。

列文皱起眉头，冷冷地握了握手，立刻转过身和奥布朗斯基说话：虽然他非常尊敬已成为全俄闻名作家的异父同母哥哥，可是，当别人不是把他当作康斯坦丁·列文，而是当作有名的柯兹尼雪夫的弟弟的时候，也还是无法忍受。

“不，我已经不是自治会议员了。我跟所有的人都吵过，再也不参加会议了。”他对奥布朗斯基说：

“太快啦！”奥布朗斯基微微笑着说。“是怎么一回事儿？因为什么？”

“说来话长，以后再说吧。”列文说，“咱们在什么地方再见见面呢？因为我非常非常需要和你谈谈呀。”

“哦，好吧，咱们就一起吃晚饭。”

“吃晚饭？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，不过有两句话要说说、问问，以后再细谈。”

“那你现在就说说这两句话，到吃饭的时候再细谈。”

“谢尔巴茨基一家人怎么样？一切还都是老样子吗？”他说。

奥布朗斯基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姨妹吉娣，听了这话微微笑了笑，眼睛里放射出快活的光彩。

“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变化，不过可惜你这么久没有来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列文惊愕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”奥布朗斯基回答说，“咱们以后再谈吧。这样吧，你要是想见到他们，今天四点到五点，他们肯定在动物园。吉娣在那儿溜冰。你就上那儿去吧，我回头去找你，咱们一块儿到什么地方去吃晚饭。”

“好极了，那就再见吧。”

当奥布朗斯基问列文究竟为何事而来的时候，列文红了脸，并且为了脸红生自己的气，因为他不能回答他说：“我是来向你姨妹求婚的。”

虽然他就是为这事来的。

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贵族世家，一向关系密切，交谊深厚。列文的母亲去世较早，他已经不记得自己的母亲了。正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，他第一次感受到有教养的名门望族的家庭生活气氛。在他的心目中，这一家人，尤其是姑娘们，仿佛个个都罩着一道神秘的、诗意的帷幕，他不仅看不到他们的任何缺陷，而且认为罩在这道诗意的帷幕之下的，是最高尚的感情和完美无瑕的品性。

他这个出身望族、称得上富有的三十二岁男子，向谢尔巴茨基家小姐求婚，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。他完全可能立刻被当作理想的佳婿。可是列文已经堕入情网，因此他觉得吉娣在各方面都极其完美，是超凡脱俗的天仙，而他自己是卑微低下的庸夫，让别人和她自己认为他配得上她，那是无法想象的事。

列文为了要见到吉娣，几乎每天在交际场上和她见面，就这样在莫斯科过了两个月，忽然断定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便到乡下去了。

列文之所以断定这是不可能的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她家的人眼里是一个没有出息的、跟美貌迷人的吉娣不般配的女婿，吉娣也不会爱他的。

但是，一个人在乡下待了两个月之后，他认识到，这恋情已经不是少年时代经历过的那种恋情，这恋情使他片刻不得安宁；他认识到，她会不会做他的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他就活不下去；他认识到，他的灰心绝望只是出于他的臆测，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他会遭到拒绝。于是他现在抱着坚定的决心来求婚，如果答应的话，就结婚。要不然……他还无法想象，如果遭到拒绝，他会怎么样。

下午四点钟，列文揣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在动物园门口下了车，顺着小径向山上溜冰场走去，他料定可以在那里找到她，因为在门口看到了谢尔巴茨基家的轿式马车。

他顺着小径向溜冰场走，一路上自言自语：“不要翻腾，要镇定。你翻腾什么？你怎么啦？安静点儿，傻东西！”他对自己的心说。他越是拼命要自己镇定，越是紧张得气都喘不上来。他又走了几步，面前就出现了溜冰场，他立刻就在溜冰的人群中找到了她。她站在溜冰场那一头，她的服装和姿势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是列文在人群中找她，就像在荨麻丛中找玫瑰花一样容易。一切都因她而大放异彩。她是使周围一切绽开笑靥的微笑。

吉娣的堂弟尼古拉一看见列文，就冲他叫了起来：

“嘿，全俄第一名溜冰高手！来了很久了吗？快穿上冰鞋！”

“我没有冰鞋呀。”列文一面回答，一面因为在她面前这样大胆和放肆心中暗暗吃惊，同时片刻不离地注视着她，虽然眼睛没有看她。她在拐弯的地方很不灵活地摆动了一下她那裹在长靴里的秀足，显然很胆怯地朝他溜过来，眼睛看着她已经认出来的列文，朝他笑着，同时也笑自己的

胆怯。

“您来这儿很久了吗？”她说，向他伸过一只手来。

“我吗？没多久，我昨天……我是说今天……才到的。”列文因为激动，一下子没有听明白她问的话，就回答说：“我想来看看您。”他说过这话，立刻想起他是为什么来找她的，发起窘来，脸红了。“我还不知道您会溜冰，而且溜得这样好。”

“您的称赞是很难得的。这里一直有人在说，您是了不起的溜冰高手呢。我真想看看您溜冰。您就穿上冰鞋，咱们一块儿来溜吧。”

“我这就去穿。”他说。于是他就去穿冰鞋。

列文心想：“是的，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幸福！一块儿，咱们一块儿来溜吧，她说的呢。我现在就对她说说吗？可是我很怕开口，就因为我现在很幸福，至少是有幸福的希望……那怎么办呢？……不过应该说呀！应该说，就是应该说！决不能优柔寡断！”

列文胆怯地来到她跟前，但是她的微笑又使他镇定下来。

她把一只手伸给他，他们就肩并肩地溜起来，渐渐加快了速度，溜得越快，她把他的手握得越紧。

“要是跟您在一起，我早就学会了。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相信您。”她对他说。

“在您依靠着我的时候，我也就相信自己了。”他说。可是他立刻就因为说出这话觉得害怕，脸也红了。果然，他一说出这话，她脸上的亲切表情顿时消失，好像太阳躲进乌云里。列文看出他所熟悉的她这种表示深思的脸部变化。她那光溜溜的额头上出现了皱纹。

“您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？不过，我没有权利这样问。”他连忙说。

“为什么呀？……没有，我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没有。”她冷冷地回答，并且立刻又补充说，“您这次来，要住很久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这取决于您呀。”他说，但立刻就觉得害怕了。

不知是她没听见这话，还是她不愿意听，反正她好像打了一个趔趄，就匆匆地从他身边溜走了，朝妇女换鞋的小屋溜去。

“我的上帝，我做了什么呀！我的上帝呀！帮助我、教导我吧。”列文祷告说，同时觉得很需要剧烈地运动一下，就奔跑起来，左旋右转，在冰上兜起圈子。

“他这人真好，真可爱。”这时候吉娣从小屋里出来，带着亲切而无声的微笑，像看着好哥哥一样看着他，心里想道。“难道我有什么错儿吗？难道我做了什么坏事吗？人家说我卖弄风情。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；但我跟他在一起总觉得很快活，而且他又是这么好的一个人。不过，他为什么说这种话呀？……”她想道。

列文看到吉娣要走，又看到来接她的母亲站在台阶上，就停下来，沉思了一会儿。他脱下冰鞋，在动物园门口追上了她们母女。

“很高兴看到您。我们还像往常一样，星期四接待客人。我们很高兴接待您。”公爵夫人淡淡地说。

这种冷淡的态度使吉娣觉得难受，于是她忍不住要弥补一下母亲的冷淡。她转过头来，笑盈盈地说：

“再见！”

这时奥布朗斯基高高兴兴朝动物园里走来。可是他一走到岳母面前，岳母问起陶丽的健康状况，他回答时就流露出一脸忧愁和负疚的神气。他闷闷不乐地小声和岳母说了一会儿话，这才挺起胸膛，挽住列文的胳膊。

“怎么样，咱们走吧？”